

四面青山侧耳听

■孙 瑞

家人

8月5日下午,在青岛中山公园一处长廊旁,李建平小心翼翼地包裹拿着一张泛黄的报纸。这是一份1958年10月8日朝鲜发行的《两江日报》。报纸刊登了其父李贵华等志愿军京剧团主要创作人员,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举行告别演出的照片,标题为“扣人心弦的战友友谊之礼”。当时,志愿军京剧团演出的京剧是《志愿军英雄传》,也就是后来改编的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前身。

李建平的母亲杨宗鸣也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,我曾一度想采访她,都被婉言拒绝。

退伍军人出身,如今也到了退休年龄的李建平,和我是青岛“小草红歌合唱团”乐队的好友。那天,李建平告诉我,他的母亲已于几天前去世。尚未从悲痛中走出来的他,泪眼婆娑,断断续续向我讲述了他的父母戎马一生、跌宕起伏的动人故事。

一

李建平的父亲李贵华和母亲杨宗鸣,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。1946年,李贵华、杨宗鸣投入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中。他们先后参加新开岭战役、隆化战斗、四平战役等大小战役上百次。此后,他们又跟随部队挥师南下,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。

每次战斗胜利后,李贵华、杨宗鸣都会为战士们表演节目。在枪林弹雨下的朝夕相处中,李贵华、杨宗鸣这对生死战友,简单举行新婚仪式,结为革命伴侣。

后来,经过部队的培养,夫妇俩踏上文艺之路。

朝鲜战争爆发后,这对革命伉俪、艺术搭档,又踊跃报名参加抗美援朝,跟随部队一路向北,经过五天五夜行军,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。

那时的李贵华、杨宗鸣,已经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。出国前,他们把孩子寄养在志愿军沈阳留守处。

一天,杨宗鸣忽然接到国内志愿军留守处打来的电话,告诉她四岁半的儿子因脑膜炎不幸夭折!杨宗鸣悲痛欲

绝,当场晕了过去。生在娘身,疼在娘心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杨宗鸣天天以泪洗面,后悔自己没有让儿子多吃点乳汁,对不起可怜的儿子。

战场上,艰苦的环境历练着每个志愿军将士。李建平常听母亲说起朝鲜寒冷难熬的冬天。她和父亲要在积雪很深的雪地里行军,鞋袜都湿了,和脚冻到一起,根本无法脱下来。大家吃的是高粱米团、炒面就着雪球。母亲还说,他们不怕死,因为死是为了保家卫国。

一次,李贵华和著名京剧派传人方荣翔边走边讨论创作,突然,敌军飞机在空中盘旋,扔下了几枚炸弹,紧接着又是一阵猛烈扫射,五个战友当场牺牲。

后来,每每想到那些埋在异国他乡的战友,李贵华都忍不住眼眶湿润。艺术来源于生活,李贵华和方荣翔等人结合志愿军真实人物故事,多次打磨、改编,终于完成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剧本。

讲到这里,李建平拿出一张四人黑白合影照片。那是1955年在朝鲜,3岁的他被母亲抱着,和父亲李贵华、方荣翔的合影。

二

儿时的李建平,常常熟悉了一个环境不久,又跟着父母换到另一个环境。1958年志愿军回国后,志愿军京剧团与山东省京剧团合并,父亲李贵华和母亲杨宗鸣脱下戎装,带着几枚立功勋章,转业到泉城济南。20世纪60年代,随着《奇袭白虎团》的热演,山东省京剧团曾一度调往北京,编入中国京剧团。李贵华作为该剧的导演之一也调往北京,李建平又跟随父母去了北京。此后,李贵华被青岛京剧团邀请担任导演,一家人又搬到青岛。

1970年,济南军区破格特招李贵华二次入伍,在前卫文工团任导演。二次入伍的李贵华,珍惜组织的信任,夜以继日地编排节目。由于积劳成疾,52岁正值创作高峰的他突发疾病,带着遗憾离开了心爱的舞台,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送走了相濡以沫的战友、心爱的伴侣,擦干眼泪的杨宗鸣默默带着孩子们回到青岛,住进一个简陋的阁楼里,每天要攀登144级台阶进出阁楼。



1955年在朝鲜,3岁的李建平与母亲杨宗鸣、父亲李贵华(右一)合影。照片中左一为方荣翔,是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编剧之一。作者提供

在朝鲜8年的时间里,由于长期在防空洞生活,杨宗鸣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,双腿扭曲成了罗圈形,每走三步就得歇两步。

大儿子不幸夭折,丈夫中年离世,三儿子残疾,四儿子又因病去世。特殊的人生经历,没有击垮杨宗鸣,她坚强地站起来,自食其力,在简陋的阁楼里一住就是40年。李建平曾表示不解。母亲说:“我就是个老兵,比起牺牲的千万战友,我没有资格向党和政府伸手。”

三

埋骨何须桑梓地,人生无处不青山。今年八一前夕,杨宗鸣想看看电视里的建军节文艺节目,谁知突然摔倒,再没有起来。杨宗鸣的告别仪式很简单,

只有李建平和几位家人到场。

“解放军是不怕死的。我死后,不要开追悼会,把我的骨灰撒进大海。”母亲曾经这样对李建平说。

多少次枪林弹雨,多少次冰霜雨雪,多少次硝烟弥漫,多少次风吹浪淘,战旗依然火红……

敬礼!志愿军老战士。采访结束后,我脑海里回荡起那首《英雄赞歌》:

风烟滚滚唱英雄,
四面青山侧耳听,
晴天响雷敲金鼓,
大海扬波作和声,
人民战士驱敌豹,
舍生忘死保和平!
为什么战旗美如画,
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,
为什么大地春常在,
英雄的生命开鲜花……

滚烫的痕迹

■山秀峰口述
于吉松整理

小时候,我总想成为征战沙场、建功立业的花木兰,到最后也未能实现心愿。机缘巧合下,我嫁给了军人。在过往的时光里,能够倾听婆婆讲我公公从军的故事,见证我的丈夫深沉质朴的家国情怀,鼓励我的儿子紧随父辈的足迹从军,我感到非常满足。我的生命因为这些军绿色的痕迹,始终火热而滚烫。

那年盛夏,我第一次去丈夫李东的部队探亲,赶上了他所在部队接到边境自卫作战任务,战士们纷纷写下请战书,坚决要求去边境保家卫国。战士们都说,别的事情可以让一让,唯独上前线这件事情不可以让。有的战士没有笔,咬破手指头就写: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。”红红的大字写在白纸上,十分震撼。

谁说女子不如男?我是医护人员,连夜写了请战书,请求跟他们一起前往。那晚,李东对我说:“如果批准我去前线,你就把这些信带回家。如果我残疾了,我绝不会连累你。如果我牺牲了,你也常去看看我的母亲……”听到这里,我已经泪流满面。

第二天一早,我递交了请战书。在接下来的全师战前动员大会上,团长邀请我去台作报告。

“提前没准备啊!”我紧张地说道。“你写的请战书就很好,给战士们念一遍吧。”团长说道。

我在台上大声宣读请战书,台下的官兵大受鼓舞,紧接着所有官兵举起右手,庄严宣誓,场面非常壮观。宣誓完毕,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集中在一起,戴上大红花,披上绶带,合影留念。他们个个视死如归,眼睛里闪烁着无比坚定的光彩。

当听到远处的战友们开始合唱《再见吧,妈妈》的时候,所有的人都哭了……

我在人群中寻找爱人李东,发现他站在角落里,满含泪水地看着我。

最终,我没去成前线。当天下午,我在几位战士护送下,坐着拉药品的军列,返回老家日照。

回到日照,我第一时间去看望婆婆,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她老人家。我的公公李忠烈是一位老军人,先后参加过四平战役、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等上百次大小战役。平津战役结束后,公公随部队南下,进入军校深造,后调入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。1957年,公公带病还乡,任当地镇党委书记,为家乡建设作出了贡献。由于战伤,我的公公45岁就去世了,留下了婆婆和12岁的李

东还有大姑姐。婆婆一人拉扯大两个孩子不容易,现在,我又亲眼看着李东去边境作战。

那段日子,我经常夜不能寐,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爱人李东。我明白,没有国哪有家,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照顾好婆婆,等待李东凯旋。

李东回来的那天,我们相拥而泣。直到那一天,我才敢一五一十把李东去前线的事情告诉婆婆。

儿子李伟华大学毕业后,走进位于晋西北高原的一座军营。很多人的名字带有时代的印记,儿子李伟华的名字是我起的,也带着“红色烙印”,是“伟大的中华”的意思。我和他的父亲都明白,传承是一种担当,更是一种责任。

家国同梦,一个梦,三代人。我每次见到鲜红的国旗,听到雄壮的国歌,都会心潮澎湃,激动不已。我们小家里三代人的军旅经历,就像是一条细细的红线,穿梭在祖国的峥嵘岁月里。只要想到这些,我的心里就时刻充盈着自豪。

“多加青辣椒”

■张修山

家庭秀

欢笑伴着团圆的一家
连彩拥着最爱的人
最幸福的瞬间
定格在最喜庆的日子
你说,这张全家福好看
我说,因为它的背景是祖国

滕 健配文

定格

刘翼与蒋晓艳同在第83集团军某旅服役,平时各忙各的工作。国庆期间,他们把孩子接到身边,一家三口在国旗前拍下一张期待已久的全家福。

贾方文摄

家事

得知驻地唯一的一家驴肉火烧店开业,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外卖软件。在这个被热干面“占领”的荆楚小县城,能吃到驴肉火烧算得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。点击结算下单,看着备注栏里的“多加青辣椒”,儿时记忆中驴肉火烧的味道,开始充盈起漫长的晚餐时光。

三年级时,父亲转业到地方,我也跟随父亲,从军队院校大院里的小学转到市区上学。由于离家有近1个小时的车程,我和父亲为了节省时间,平常就住在新单位临时安排的宿舍里。我第一次吃到驴肉火烧,就是在那时。

父亲是单位的“新人”,工作还没有完全上手,但他身上深深印刻着军人严谨的作风,不完成任务决不罢休。每当到了饭点,父亲就递给我10元钱,让我去买驴肉火烧。一个驴肉火烧2元,我和父亲要吃4个,剩下的2元便是我的“跑腿费”。乘着电梯上下楼,再走几步,等几分钟,就能赚到零用钱,十分划算。

父亲是湖北人,喜欢吃辣,每次都会特意嘱咐我让老板多加些青辣椒。父亲吃辣,我却不吃辣。每次,他总会打着“我不饿,你多吃点,你还

在长身体”的旗号,又多分给我半个火烧。那些混着青辣椒的驴肉火烧,刺激着我的味蕾,辣得我头上直冒汗,只能大口喝水。父亲在一旁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笑着说:“以后还有更辣的等着你。”

和那些不友好的青辣椒一样,儿时父亲对我也有些许“泼辣”。一次考试结束,我拿着八十多分成绩的试卷回到宿舍,父亲问我成绩怎么样,我回答“不错”,便开始玩游戏。父亲看到成绩后,皱起眉头,“八十多分只能算一般,不错的含义起码是九十分以上,你的标准太低了。”父亲本就嗓门大,再加上语气有些严厉,本想狡辩的我瞬间没了胆量,只能低头认错。

生活在十几平方米的宿舍,我和父亲每天轮流打扫卫生,早上起床我得把被子叠整齐、周末不能睡懒觉,自己的衣服要自己洗……这些条条框框严格又笔直地伴随着我的成长。

受到父亲的影响,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入伍。由于从小在父亲军事化的教育中长大,来到军营的我没有丝毫不适应。

由于驻地条件有限,尽管我时常想起家乡的驴肉火烧,但每次只能等到休假回家时才能大快朵颐。

父亲单位楼下的那家驴肉火烧店也几经易主,如今成了卖烟酒的门店。休假时,我和父亲会去不同的驴肉火烧店试试,小时候和父亲住单位宿舍的时光宛如昨日……

送餐电话响起,把我从回忆中叫醒。打开包装袋,由于时间有点久,蒸气腾腾,火烧饼不再酥脆,青辣椒也不再辣得我满头冒汗。嘴里的辣味虽然没了,但心头的那股辣味,再一次涌上心头。

本版投稿邮箱:bjbrjt@163.com



记忆中那汪鱼塘

■徐怀武

稻收割的时候,桌上的饭菜就丰富了不少。

有了一次成功的实践,爷爷更渴望收获时的欢欣。听说水深鱼长得好,他便去集市上请来挖土师傅,将田挖得更深。那些挖出来的田泥填成了一块地,土质自然也不赖。奶奶在上面种了些小菜,豌豆、豇豆、四季豆、丝瓜、苦瓜、芋头……我最爱经过那里,因为总有生机。

鱼长得慢,整年都是按“两”算的。爷爷“看鱼”很准,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几斤几两。爷爷不着急,他深知大自然的规律。养鱼的同时,家里其他的劳作按部就班,一件也没落下。

爷爷的鱼不挑食,什么都肯吃。青菜叶、萝卜叶,喂猪的红薯它们也吃,一天两顿。每天的喂食都是爷爷和鱼的互动时间,他们交流着每一种情绪。爷爷爱钓鱼,农闲的时候,买上鱼钩、鱼线,自己砍一根竹子做鱼竿,用一节铁丝、一个编织袋就能做一个网,从花圃里挖几条蚯蚓做鱼饵,一个人一坐就是一下午。

鱼儿慢慢地长,像是等着故人归来。等到我和姐姐放假了,爷爷奶奶就要开始准备打鱼了。把渔网放下后,两人就在旁边的地里除草或者撒肥料,看见水面上的浮漂在动便去拉网。他俩手里的每一个步骤都小心翼翼,怕伤了鱼,拉坏了网。大小的鱼,奶奶总是会放

故乡情思

睡不着的时候,感觉夜最是安静,也最是让人想家。

家里有一块水田,土壤肥沃,每年的水稻收成都特别好,家里人叫它“烂田”。爷爷年纪大了,干起活儿来体力远不及年轻时候。他也不恼,还在烂田开辟了一个鱼塘。奶奶不吵不闹,由着爷爷去做什么。

爷爷的鱼塘起初看起来并不像鱼塘,只是放了些鱼苗在种着水稻的烂田里,不用喂它们,它们也能长肥。等到水

